

第四章、看书先得头脑

一、学者初得头脑，不可便讨闻见支撑，正须养微致盛，则天德王道在此矣。六经、四书所以印证者也。若功夫得力，然后看书，所谓温故而知新也。(1)不然，放下书本便没功夫做。

○白话翻译

学习修身的人，刚刚学出点门道来时，千万不能找一些从外在听到的、看到的道理来支撑自己。此时正应当把自己的那点真切的体会好好存养，由微弱养到盛大。那么天德、王道，都在我身上。六经和四书这些古代圣贤的经典都能印证我的修养。如果做功夫（修身）得心应手（也就是得头脑），然后再去看书，这就是孔子说的“温故而知新”。（温故，就是在读经典的时候去重温我过去的修身实践。知新，就是启发自己接下来的实践。）如果不是这样（也就是读书不得头脑），那么放下书本就不知道怎么做。

○实践要点

1、温故而知新，“故”就是修身的一个基础。“故”就像一颗果树。“新”就是树上结出的果子。把什么东西作为“故”，把什么东西作为“母本”，决定这我们的人生往什么方向开出新生命。

阳明先生说，良知是我们天生的一个有灵性的根子（“天植灵根”）。我们人生的根基须放在良知上。阳明说，“良知生天生地”，我们的人生也须由良知生出。

如果我们把名利看成是自己人生的根基，看成是人生的“故”。我们把握着眼下的名利，不断学习，琢磨，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。这是把名利作为根基之人的“温故而知新”。

如果我们把读书，理解经典看作做是人生的根基，那么我们的温故知新，是学问、知识的长进。

2、无论是名利的积累，还是知识经验的积累，都不足以成为生命的根基。否则，到头来只有一身的财富，或者一身的知识，仅此而已。为了这一身的财富和知识，忙忙碌碌终其一生，到头一场空。所以，忙碌一生，并不是在发展，而只是在原地打转。唯有以良知为根基，一辈子依照良知而行，顶天立地，这一路走下去，才是生命真正的成长。因为追求名利，迷恋知识，是被外在的事物所引导。此时，人就象是一架机器，被发动机带着运转。这样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本心所展开的一生，只是照着剧本所做的一场表演。而依照良知而行，不被任何名利所牵绊，这样的人生，纵横任我。这才是人生真实地开展。

所以修身首先要以良知为根基，为头脑。

3、“讨闻见支撑”，是因为不够相信良知。人觉得依照良知做事情还不够，需要别人点头，需要看起来合情合理。这些都是讨要一些闻见上的支撑。原本读书有心得，有发自内心的良知显露出来。这时却想：这就是朱熹说的什么道理，这就是王阳明说的什么道理。一旦这么想，我们就立刻从实打实的修身转移到理论探讨。我们这时候当做的不是找见闻的支撑，而是通过实践，继续发挥我那透露出来的一点良知。

例如，有人读书，读到“知行合一”，感觉到自己心中真有对父母的孝心，随即就给父母按摩。父母很高兴。这时候他想：这就是阳明说的“知行合一”，就是“见父自然知孝”。于是觉得自己修身上提高了很多。仿佛想到“知行合一”，想到“见父自然知孝”这些概念，远远比他给父母按摩时，心中的坦荡快乐更重要，更让自己踏实。这就是讨见闻支撑。一旦讨见闻支撑，很可能不继续发挥这点刚刚显露的良知了。良知不能越想越清晰，良知只会越做越清晰。依照良知去实践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“养气”，“以直养”。这就是“由微至盛”。

○字词注释

(1) 出自《论语·为政篇》：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

二、孔子虽天生圣人，亦必学诗、学礼、学易，逐段研磨，乃得明彻之至。

○白话翻译

孔子虽然是天资极高的圣人，也必定要学诗、学礼、学易，逐段地仔细研读体会，才能彻底的明白通达。

○实践要点

上一个条目讲，读书要得头脑。读书的目的是转化自己的人生。

这一段讲，即便得了头脑，也不能轻视读书。读书需要逐字逐段地钻研体会，不能学个大概。普通民众学习国学，常常大而化之地学，学个大概，就觉得够用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学到的往往不是真正的学问，而是一些不足以改变我们人生的心灵鸡汤。

三、“若能握其机，何必窥陈编？”（1）白沙（2）之意，有在学者须善观之。六经正好印证吾心。孔子之时中，全在韦编三绝。（3）

○白话翻译

“如果能够把握住生命的诀窍，何必去看古代的典籍呢？”陈白沙先生这首诗的意思，学者要善于去体会。古代的六经所讲的东西是超越时代的真理，正好可以拿过来跟我自己的本心相印证。孔子的生命，他的一言一行，完全合于天道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孔子的恰到好处，全在他对古籍深入的研读之中。（孔子研读古籍的时候，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心和古代圣贤的心相印证。不断纯化自己的心，自己的一言一行，进而做到自己的言行与古代圣贤一致。）

○实践要点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所以经典中所蕴含的圣贤的心，和我们的本心应该是一样的。看到小孩子掉进井里，谁的心里不会咯噔一下？我们要善于体会自己这个本心。如果我们能把握住自己的本心，那么我们去读六经的时候，就会感觉，经书里说的就是我的心声呀。

而实际上，我们的本心时而朗现，时而遮蔽。在我们的心被私欲遮蔽的时候，自己浑然不知。这时候，拿起经书，我们才发现自己有所偏离。于是，我们调节我们的身心。这就是“如琢如磨”。

《大学》引用《诗经》“如切如磋”，说这是“道学也”；引用“如琢如磨”，说这是“自修也”。我们像是一块玉石，需要和师友相切磋（道学），需要对照六经中的义理来打磨自己（自修）。如果我们没有切磋琢磨的功夫，人生难以有长进，容易孤陋寡闻，坐井观天。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形成一些学习修身的共同体，凝聚起纯粹的师友道场。另一方面把六经拿来逐段研磨，雕琢自己。

○字词注释

- 1、陈白沙先生的一首诗，原句为：“吾能握其机，何必窥陈编。”陈编：指过去的书籍。
- 2、白沙：即明代大儒陈献章，字公甫，号石斋、白沙。
- 3、语出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”孔子读易经的时候，竹简翻得很频繁，多次把编书用的牛皮绳弄断。

四、曾点童冠舞雩之乐（1），正与孔子无行不与二三子（2）之意同，故喟然与之。只以三子所言为非，便是他狂处。譬之曾点有家当，不会出行。三子会出行，却无家当。孔子则又有家当，又会出行。

○白话翻译

孔子问弟子有什么志向时。曾点说，他想在暮春时节，和五六个成年人，六七个童子，一起在沂水沐浴，在舞雩台上乘凉，歌咏而归。曾点的这个志向，和孔子所说的“无行不与二三子”的意思是一样的。（孔子的一言一行都展现在二三弟子面前，这实际上是在教弟子。曾点的志向是五六成人和六七童子一起同游同歌于山水之间，这也是把一种生命的态度呈现给童子，也就是教学。）所以孔子感叹并赞同曾点。只不过，曾点认为他的三位师兄弟们所说的志向（治理大国、教化小国、管理宗庙）都不对，这就是曾点狂傲的地方。打个比方，曾点是有本事的人（对道有体会），但是他不会把他的本事发挥出来。他的三位师兄弟是善于发挥自己才能的人，但是自身的本事不够（对道的体会不足）。孔子是既有本事，又能够把他的本事发挥出来。

○实践要点

心斋先生说：“出则为帝王师，处则为天下万世师。”出来行道就是帝王的老师，不出来行道，在民间讲学，那就做天下万世的老师。故而，对于心斋来说，不管是在朝堂之上，还是处江湖之远，都是在行道。

传统上，对曾点之志的理解，是退隐山水之间的自得之乐。而心斋强调“童子”与“冠者”，凸显出这不只是退居山水之间的隐逸情况，更是在一起讲学。这样，传道一事就贯穿了出处进退，人生无一刻不在传道，所谓“无行不与二三子”。

而曾点的问题在于，缺乏其他师兄弟那种汲汲于拯救世道的心。孔孟皆有汲汲于用世的心，但同时自身又有经济天下的本事。曾点的师兄弟虽然不足以经济天下，但是他们那颗汲汲于用世的心十分可贵，这也正是曾点所缺乏的。

○字词注释

1、引自《论语·先进篇》：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

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；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

夫子哂之。

“求，尔何知？”

对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

“赤，尔何如？”

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

“点，尔何如？”

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

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！”

曰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

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

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！”

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

曰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唯求则非邦也与？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唯赤则非邦也与？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”

2、出自《论语·述而篇》：

子曰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

五、社稷民人固莫非学，但以政为学最难。吾人莫若且做学而后入政。（1）

○白话翻译

处理国家事务，治理民众，这些固然都是学问。但是，通过从政来学习最为困难。我们不如先学习，而后从政。

○实践要点

1、孔子的弟子子路让师弟子羔做费地的长官。孔子批评子路，认为子路是害了子羔。子羔正是学习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学好，怎么就让他从政呢？

子路说：在实际政务中历练，这是学习最好的方式，为什么要通过读书来学习呢？

子路这个话听起来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孔子却非常严厉地批评子路这句话，说自己之所以厌恶佞者，正是因为有你子路这样的人。

子路说的话没错，实践当然是最能体现学问的地方。但是以子羔目前处理政务的能力，以他目前的心性，子路把他放到费宰的位置上，他根本不可能支撑这个局面。这一点子路难道不明白吗？而子路非要给自己这种错误的行为找个合情合理的理由，这就是心斋先生常常批评的“讨见闻支撑”。很多事情，我们回到事务本身，就能知道对错，结果我们却找一些理论来自欺欺人。这就是奸佞之人。

这是心斋先生这一段讨论的背景。

2、知行合一是明代儒学十分重要的话题。子路的说法，十分像知行合一的观念。真正的学问一定是在书本上学的，在处理家国事务的时候，其中的出处进退，就是学问。

而子路知道子羔的程度，他说的这番学与政的道理，和子羔当下的学养差别很大。这实际上已经是理论（知行合一）和实践（子羔人生道路的选择）的分离了。

我们讲知行合一，我们讲读书要有头脑，绝对不能排斥对经典的学习，不能排斥对具体事务的学习。很多学习心学的爱好者，看到其他学友在逐字逐句研读经典，就十分鄙夷。他认为那些人读书没有头脑，只是学习一些知识，这不但没有好处，反而是人生的障碍——他们就是佛家所批评的“所知障”。实际上，这样一种理论（只要是在没有悟道之前，努力去读解章句，就有害无益。），实际上也是一种知识意见。执着于这样一种意见，那可能是更深的一层所知障。

3、从知行合一的理论上说。我知道自己能力不足，现在从政一定会出问题。真的知道这一点，我就绝对不会去冒然从政。知道自己不足，就不去冒然从政，这就是知行合一。另外，在社稷民人这些政务上做抉择是从政，在自己是否从政这件事情上做抉择，也是从政。我们读书也就是学习如何面对这些抉择。所以不去从政，子路的那套说辞也能讲得通。

○字词注释

这段的背景是《论语·先进篇》的一段话：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

六、良知固无不知，然亦有蔽处。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，而孔子曰：“尔爱其羊，我爱其

礼。”（1）齐王欲毁明堂，而孟子曰：“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。”（2）若非圣贤救正，不几于毁先王之道乎？故正诸先觉、考诸古训、多识前言往行（3）而求以明之，此致良知之道也。

观诸孔子曰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；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（4）“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。”

（5）则可见矣。然子贡“多学而识之”（6），夫子又以为非者，何也？说者谓子贡不达其简易之本，而从事其末，是以支离外求而失之也。故孔子曰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一者，良知之本也，简易之道也。贯者，良知之用也，体用一原也。使其以良知为之主本，而多识前言往行以为之蓄德，则何多识之病乎？

○白话翻译

良知固然无所不知。（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事为都可以由良知来决断。）但是良知也有被遮蔽的地方。

比如“告朔”之礼已经名存实亡了，子贡认为“告朔”礼所使用的“饩羊”也可以免了。孔子说，你爱惜的是那只羊，我爱惜的是告朔礼。虽然告朔礼名存实亡（鲁国国君不再把周天子颁布的历书拿到祖庙去告祭。），但是保持这样一个形式，总比彻底把这个礼废掉要好。

再比如，明堂是周天子巡守诸侯的时候，诸侯接见周天子的地方。当时，礼崩乐坏，周天子已经不再巡守，所以有人建议齐宣王把明堂拆掉。而孟子认为明堂是王者之堂。如果齐宣王想要在国家行王政，就不应该毁掉明堂，即便周天子不来巡守。

如果不是孔孟救正当时人的偏差，那几乎要把先王传下来的治理天下之道给毁掉了。所以我们要找先知先觉的人来救正我们的言行，要考察古代圣贤的遗训，要多去借鉴过去的言行来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得更加明白。这就是致良知（推行我们人性中本有的良知）的方法。

我们看孔子说：“不学诗，我们就无法说话；不学礼，我们就不能在世上挺立。”又说“如果给我几年，让我能在五十岁的时候就学习《易》，我就不会出现大的过错了。”从这些话里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学习的看重。

然而，孔子问子贡：“是不是觉得我学得很多，记了很多？”子贡说：“是的，难道不是吗？”孔子说“不是的。我一以贯之。”为什么孔子这么说呢？解释的人说，那是因为子贡不能体会到简易的根本，而只是错误的在细枝末节上求索，在外在的事物上去求索。所以孔子才说：“我是一以贯之的。（我的学问不是零零碎碎的，而是由一个根本贯穿起来的。）”孔子“一以贯之”的“一”指的就是良知的本体，这是简易之道。而“贯”，则是良知的发用。本体和发用是一个东西的两个面向。如果子贡把良知作为自己的主宰和根本，那么广博地学习古代的言行，存养自己的德行，那么“多识”又怎么会成为子贡的问题呢？

○字词注释

- 1、出自《论语·八佾篇》：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，子曰：“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
- 2、出自《孟子·梁惠王篇》：齐宣王问曰：“人皆谓我毁明堂。毁诸？已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。”
- 3、出自《易·大畜》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”
- 4、出自《论语·季氏篇》：陈亢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《诗》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《诗》。他日，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，闻斯二者。”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。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
- 5、出自《论语·述而篇》：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
- 6、出自《论语·卫灵公篇》：子曰：“赐也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”对曰：“然，非与？”曰：“非也！予一以贯之。”